



## 最是哪花香

◎施正辉



世上花儿多多，不胜枚举。若问哪花最香，答案因人而异却在情理之中。于我而言，当属桂花。

今年夏季气温持续居高，农历八月鲜有桂花开放，很多人惊诧。有人甚至预言桂花花开漏年；更有甚者，隐喻此乃不祥之兆。哪知农历九月，桂花竞相怒放，香味浓郁，沁人心脾，着然弥补了遗憾。桂香抢了菊花的当季风头，给了我花香之最的强化之念。

爱上桂花，当是心往月宫的桂花树，屡砍屡长，生生不息，仙味飘逸。回望人间桂树，花开之时，寻香而去，必有桂花挂满枝，香绕四周，令人驻足销魂。

桂花之香，毫不含蓄，豪放四溢，波及周遭。不似暗香梅花，有别于清新油菜花，也不同于淡雅玫瑰、幽雅菊花、清香荷花。总之，百花之中论及香味之最，首选桂花。

有绿化美景的地方，桂花树品种可以有别，但绝不会缺席。在口袋公园或小区绿化带散步，总有那么一段时间，桂花香告诉人们只要留有桂花树，就会有浓香熏人、安抚心灵、赋能奋起。这种花香，还可以在桂花糕、桂花鸭、桂花茶、桂花酒、桂花粥等载体中复现，更滋润鼻翼、入肺入脑、永留心间。

假如真的有二十分钟公园效应，那么洋溢桂花香味的公园何须二十分钟，只要三五分钟就能全消班味、全套解压。我的一个朋友对桂花过敏，花开就犯鼻炎，有时还会咳嗽，但他说过敏是他的体质，而不是因为桂花，所以他讨厌桂花，依然喜欢桂花。桂花让他明白，他是自然链中的一环，警示他敬畏自然、顺应自然、呵护自然。我觉得，朋友活得通透，从生物层面活到了哲学的维度。无论渐悟还是顿悟、敏感还是顿感，活出道道来就够本儿了。

10月13日，周日，在浙江德清莫干山一日游。闻到浓烈的桂花香，我不由自主地说：“好香啊！”导游介绍桂花是德清的县花，2007年建成了一个覆盖多个区域的桂花城。由此想起，曾经去过桂林、杭州、日照等地，市花都选择桂花。南通市的市花是菊花和月季花，其中菊花自1982年率先被选为市花，且已连续举办了三十三届菊花展。我多次观展，确实感到品种多，造型有创意。启东市的市花是月季花，我喜欢月季的香艳、菊花的多姿，但更喜爱桂花的浓香荡漾、奔放袭人。

对于很多人而言，在桂花未开之时，也许不识桂花树，可一旦由香识树后就会永远记住，并爱上桂花树的四季百态。因为花开终有时，一年之中，二三十天的桂花怒放，得益于三百多天的积蓄力量与耐心等待。

桂花之桂与富贵之贵同音，这也是有些人爱上桂花树和桂花的一个原因。不管如何，我爱上桂花就是因为其妙不可言的香味。最香为哪花？我的唯一答案是：百花园里数桂花。

## 街西的工匠铺

◎林炳堂

百年老镇包场，濒临黄海，地域独特，底蕴深厚，这也成了能工巧匠汇集之地。在街西陆家高桥下就排列着一排工匠铺，有铁匠、锡匠、白铁匠、圆作匠、钟表匠……如同一幅幅风情画，展示着百年老镇的工匠风采。1956年，他们合并成立了铁木竹生产合作社，后来改名为包场农具厂。

那时，街西的工匠铺可热闹了，整天叮叮当当、呼啦呼啦……各种敲击声此起彼伏，犹如粗犷的广场交响乐，经过的人们都要驻足观赏一阵。我们儿时也常去那儿玩，一待就是老半天。倒不是有什么好玩的地方，而是他们的精妙工艺吸引了我们。

高桥下第一家便是锡匠铺。这个铺由陆氏叔侄两人掌管，什么锡茶壶、锡烛钎、锡粉妆、锡汤婆……样样都会做。陆氏祖传锡匠，做的锡器质量上乘，品形美观，受到众多乡邻的青睐。谁家嫁女儿、娶媳妇，总到他们这儿来订货。锡匠铺，工具也很简单，一只炉子，一套模子，几把剪刀、锤子、勺子。炉子是用来烊锡的。炉子上安口坩埚，锅里盛着锡块锡坨，然后点燃柴板，拉起风箱，随着火焰的加剧，锅里的锡慢慢融化了。陆师傅拿出选用的模具，将烊好的锡水从模具的入口倒入，冒出一股淡淡的青烟，滚烫的锡液迅速沿着空隙漫延开来，填满模具的边边角角，冷却后，打开模具就是一张器皿状态的锡皮。陆师傅拿起锡皮，用剪刀剪去飞边，弯曲成型，然后用榔头一记一记敲打起来，留下的榔头印排列整齐、均匀美观，形成很美的装饰。如是茶壶，还要焊上壶嘴，打磨光滑，与壶身浑然一体。烛钎的模具有些复杂，孔隙多，打磨的功夫深，价格自然贵一些。那时，农村谁家婚嫁置有几件锡器，就显得很有面子，因此，前来定做锡器的村民络绎不绝，两位师傅一年四季没有空闲。

往西紧挨着的是白铁铺。白铁铺执掌的是马师傅，相对锡匠来说，白铁的工艺稍微简单一些，它不需用炉子风箱，也不用焊接，只需剪子、榔头，敲敲打打就成型。

白铁匠做什么按照用户的需求，有铁皮箱子、铁皮簸箕、风灯外罩等。别看它工序简单，可也有技术含量，比如折边，全凭敲击技术，要宽容一致、平整不毛。马师傅可是白铁能手，敲击如同奏乐曲，记记有用，全无虚锤，做出的器具坚固实用，美观大方。那时，农村棉田搞点灯诱蛾，那灯的外罩几乎全出自马师傅一人之手，坚固耐用。

白铁铺隔壁是圆作铺。圆作铺当时主要生产“三桶”：提桶、粪桶、马桶。提桶是生活用品，粪桶是生产用具，马桶也叫“子孙桶”，是农村出嫁女儿必备的。圆作铺的几位师傅姓钱、姓陆，有一手好手艺。这“三桶”都是圆形的，由若干块木板拼接而成，因此每块木板都要带有一定弧度，最后拼接起来才能严丝密缝。几位师傅几经锯和刨，用木销钉一连接，一只木桶的样子就形成了，然后刨平，打磨光滑，罐上铁箍，便大功告成。如做提桶、粪桶，须得有提手或耳，这就相对复杂一些，两边长度须得对称，可师傅早已胸有成竹，板块大小合理搭配，提手或耳的木板适当大一些，这样做出来的桶牢固耐用。圆作铺制作的用具农具，农村需求量大。开始时，做桶的板材是靠人工用大锯锯的，一把大锯对着木头，两人对拉，“呼啦呼啦”，随着木屑飘落，木头渐渐变成了木板。因此，圆作师傅整天忙忙碌碌，很是辛苦。后来，锯料改用了锯板机，就相对省力一些，工效也提高了。

最西边的是铁匠铺。俗话说，世上三桩苦：航船、打铁、磨豆腐。自古以来，打铁是最辛苦的，又脏又累。别看是出力气的笨活，但它也是项技术活，将铁打成各种形状的刀具、农具，没有过硬的技术是断不成的。铁匠铺的房子比较大，分列着四五个铁墩子，风箱呼啦，炉火通红，火星四溅，整天叮叮当当响个不停。这不禁让我记起儿时唱的那首《打铁歌》：“张打铁，李打铁，打把剪刀送姐姐，姐姐留我歇，我不歇，我要回家学打铁。打到正月正，家家户户挂红灯，打到二月二，欢天喜地接女儿，打到三

月三，荠菜花赛牡丹……”铁匠师傅腰系厚厚的围裙，鞋子上也用厚布遮挡着。炎热夏天，整天待在火炉旁，师傅们热得汗流浃背，干脆脱成赤膊，挥汗抡锤。锤炼一般由老师傅掌钳指挥，徒弟或新师傅负责拉风箱打二锤。铁匠铺的炉子也很特别，炉口大而敞开，烟囱就在炉口上面，向上慢慢收小，像一只倒扣的大角绳，炉子边上安个大风箱，估计这样的设计符合打铁熔炼要求。师傅将铁块扔进炉中，随着风箱呼呼拉起，火焰跳跃，铁料一会儿就变红了，师傅看准火候，用铁钳钳出铁块，迅速在墩上叮叮当当锤打起来。按照所需，或打成镰刀、钉耙、锄头、铁锹，或打成菜刀、铲刀、勺子……那时，集体化生产，每年秋冬都要开河修堤，这时打铁锹的比较多。春天棉花播种后，托棉花的小锄头需求量大；夏收时，割麦的镰刀需求量大，铁匠铺按需生产，一年四季都不闲着。对于一些刃器工具，火候很重要，全凭老师傅的经验。铁匠铺里有位师傅打出来的菜刀就是与众不同，钢火好，锋利耐用，闻名遐迩。

在铁匠铺东边还有一个闹中取静的钟表修理铺。透明洁净的玻璃窗内摆放着各式钟表，只听得滴滴嗒嗒的音响，与隔壁的铁匠铺大相径庭，另有一番风景。修理钟表的两位师傅姓黄，是父女俩。修理钟表是精细活，老黄师傅年岁大，戴着放大镜，仔细摆弄着钟表的细小零件，细心查验故障所在。小黄师傅心灵手巧，在父亲的指导下，也很快成了钟表修理的匠手。镇上修理钟表的独此一家，周边乡镇也来此修理，因此业务比较繁忙。只见玻璃橱窗内各种待修的钟表摆得满满当当，父女俩凭着过硬技术，坚守信誉，给人留下很好的口碑。

街西的这些工匠铺独领风骚数十年，热闹和繁荣了西半街。然而，随着时代的变迁发展，这里生产的传统手工业产品渐渐被替代了，农具厂也转型生产橡胶制品。20世纪80年代初，街西的工匠铺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，但它作为古镇的文化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里。

